

遥遥折枝

我生日，闺蜜送了一件那种「玩具」，还寄到了公司。

我偷偷摸摸在厕所隔间拆开，人差点没了。

闺蜜洋洋得意给我发微信：这东西老贵了，怎么样，老娘对你好吧？

我：大姐，这尺寸，你是有多想让我死？

我果断拿去楼下菜鸟裹裹退货。

一进门，快递小哥和一个正在寄快递的帅哥同时抬头。

我抱紧装在快递盒里的「榔头」，故作镇定：「我要寄个快递。」

我做贼心虚，满手是汗。

小哥风轻云淡让我填快递地址，然后一手接过我手上的快递盒。

就在这时，它掉了……

连带着它的包装，出现在大家面前。

我不动了。

1

我永远忘不了快递小哥和那个年轻帅哥当时「震撼我全家」的表情。

我，蒋枝枝，1994 年生人，卒于 2021 年。

闺蜜在微信上疯狂嘲笑我：你应该进门就说——「您好，我寄个让女人快乐的东西」。

我：……

我：邵青青你给我等着老娘要杀了你！

2

事情到这里，大概只是我漫长人生中不值一提的一次普通社死事件。

然后，回公司开组会时，领导带来了个实习生。

看到他长相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我不想再做碳基生物了。

领导把他推给我：「枝枝，你来带他。」

年轻男孩笑着看我：「姐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，我就是刚刚楼下快递站的……」

「阿嚏！」

我一个喷嚏惊得整个会议室的人纷纷转头。

我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：「当然。」

所以求求你可别说话了！

3

小帅哥叫姚远，是个 00 年生的大四学生，身高 180+，肩宽腿长，目测经常健身。

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散会后，他偷偷跑到我旁边，小声道：「姐姐，你别害羞，我成年了，能理解你。」

我：……

那我可太谢谢您的善解人意了！

4

姚远似乎是个富二代，他背的那个双肩包顶我俩月工资。

我小小地酸了一下，然后按部就班给他介绍工作内容。

他上手很快，做事又有眼力见，我感到非常省心。

同时，他的到来，也让我们这个尼姑庵部门开始躁动。

同事吴姐偷偷跟我感叹：「枝枝，你看姚远这小孩多好，我要年轻两岁，一定把他拿下。」

说完，还挤眉弄眼地做了一个五指握拳的手势。

我：……

我：「姐，他 00 后……」

你一个 80 后，放过他吧……

再说，你鱼塘里的小刘小李等人还都拿着爱的号码牌等着呢……

吴姐开始滔滔不绝：「00 后怎么了，不也成年了？我跟你说枝枝，你不能有这么落伍的思想，爱情，一定不能拘泥于表面，要寻求灵魂的契合，你……」

「姐，我还有个报表没做我先去忙了。」

我连忙打断，立马开溜。

回到工位上，我松了口气，下意识回头看向姚远。

他正低头整理资料，不时还拿笔在纸上写写画画。

阳光恰好透过写字楼落地窗，照亮了他手边一角。

鼻梁高挺，下颌清晰，蓬松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棕色的光泽。

如果不是他脖子上的工牌，我几乎有种重回校园看到校草的错觉。

啧啧啧，怪不得连老海王吴姐都心动了。

欣赏完帅哥，我扭过头，重新面对电脑屏幕。

唉，社畜又要继续工作了。

5

可能是今天的经历波澜壮阔，下班时间，我竟然还没整完工作。

不行，这不是我蒋枝枝的做事风格！

今日事必须得今日毕！

于是我主动加班了。

周围同事陆陆续续离开，姚远突然跑过来：「姐姐，还不回家呀？」

我：「快了，我把这点活儿弄完就回去，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」

姚远在我旁边站了片刻，转头走了。

我继续工作。

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姚远又折了回来，还带了两杯奶茶，递到我面前一杯：「姐姐，不知道你喝不喝甜的，这杯三分糖，只有一点点甜。」

我挑眉，小孩还挺会来事儿。

我平时喝奶茶确实都是点三分糖。

我接过他的奶茶：「谢谢，你是不是还住学校？早点回去吧。」

谁知姚远干脆拉了张椅子过来：「我回学校也没什么事，在这儿跟你学习一下。」

我看着屏幕上枯燥重复的工作内容……

emmm，孩子，找借口，也找个合理一点的。

但我也没有戳破，在他的注视下火速处理完后续内容，赶紧关灯走人。

跟姚远并肩走出公司时，我竟然产生了一种「下晚自习和校草一起回家」的错觉。

我们聊天的话题，也从工作相关，逐渐开始转向私人领域。

他问：「姐姐，你是不是单身？」

我：……

他不问还好，一问我就想起了上午快递站寄「榔头」的社死事件。

弟弟，你觉得我要是有男朋友，我会需要那种东西吗？

「应该没有吧。」姚远自问自答，「真巧，我也单身。」

我不冷不淡地回答：「哦。」

姚远想说什么，最后忍了忍，还是没说。

我俩地铁坐相反方向，走进地铁站后便分道扬镳。

我终于能一个人安静地在地铁上发呆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两条微信消息。

姚远：姐姐，今天加了你微信还没跟你说话，你到家了记得告诉我一下。

姚远：ps. 你今天的耳钉很好看，特别衬你。

6

我沉寂许久的心，小小地加速了一下。

然后火速平息。

我下意识摸了摸耳垂，耳钉刚买的，今天第一次戴，被夸了还是有点小开心。

但我估摸着，这孩子就算不是海王也是个中央空调。

作为一个老社畜，我绝不能被小帅哥的甜言蜜语蒙蔽双眼。

然而，之后在公司，只要我加班，姚远这小孩必定陪我，还时不时塞我点儿小零食。

本来我觉得，这可能是他的职场讨好策略，但纵观整个部门，他只对我一个人这样。

搞的我产生了一种他想追我的错觉。

跟闺蜜邵青青 girl's night 时，我没忍住，把自己略显自恋的感受说了出来。

邵青青沉吟片刻：「枝枝，他可能是想睡你。」

我大惊：「何出此言？」

「你没男朋友，又买那种玩具，他可能觉得你空闺寂寞，他有机可乘，能和你产生人与人的连接。」

我：……

我小小脑补了一下邵青青描述的画面……

帅气的脸庞，年轻的肉体……

我一时竟说不出是我吃亏还是姚远吃亏。

但是，为了保持我清白正直的名声，我决定从明天起，就跟姚远保持距离！

7

第二天，我明里暗里都在躲着姚远，尽量避免和他讨论除工作以外的任何话题。

姚远也不傻，给我发了条微信。

姚远：姐姐，你是不是在躲着我？

果然还是个小孩子，有什么话就这么直接问了。

我思索再三，还是委婉回答。

我：没有躲你，就是觉得上班时走太近，不太好。

对方顿了一会儿。

姚远：好吧。

我偷偷回头看去。

姚远低着头，看不清神情。

但我总觉得，好像看到了他耷拉下去的耳朵还有尾巴。

看着还怪可怜的。

之后，姚远开始跟我保持距离，也不叫我姐姐了，学着其他比我小的同事叫我「枝枝姐」。

挺好，孩子很有分寸感。

没过几天，我就把这事儿丢在脑后了。

这天，我一不小心又加班了，走的时候没注意，进电梯间才发现姚远也在等电梯。

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尴尬。

电梯到达后，我们俩一前一后走进去。

电梯里空间很大，姚远却站在旁边一角，看起来有些手足无措，似乎还在谨记着我的那句「上班时走太近，不太好」。

我轻咳两声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姚远突然开口：「现在是不是不算上班时间了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点头。

姚远突然朝我走近，属于年轻男孩的荷尔蒙扑面而来。

他垂眸看着我，眼睛亮亮的，压低了嗓音：「那我现在可以靠近你了吧，姐姐？」

8

我有罪。

姚远靠近我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拉开距离，而是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胸口上。

姚远一愣。

我也一愣。

然后我触电似的缩回手，努力给自己找补：「你，你别突然靠这么近……」

别说，这孩子胸肌还挺大。

姚远轻声「嗯」了一下，乖乖退到原来的位置。

我好像又看到他耷拉下来的耳朵和尾巴了……

我有点心烦意乱，今天从十六楼到一楼，怎么这么漫长？

到达一楼后，我率先踏出电梯，希望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

谁知道步子迈大了，高跟鞋的鞋跟被电梯门卡了一下，我一个趔趄，鞋掉了。

我：……

场面变得非常尴尬，更尴尬的是，我穿着一条职场包臀裙，蹲下去捡鞋要双腿并拢，捂胸捂屁，以防走光。

就在我咬咬牙摆好 pose 时，姚远突然弯腰捡起我的鞋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了身子。

「姐姐，把脚抬起来。」

???

啥意思？他要给我穿鞋吗？

没等我有所反应，他就握住我的脚踝，抬起我的脚。

我身子不稳，下意识扶住他的肩膀。

姚远低着头，一手拿着我的鞋子，一手握着我的脚踝，突然顿了几秒。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在那一瞬间，他的眼神好像变了。

但随即转瞬即逝。

他快速给我穿上鞋，然后抬头朝我笑，依旧是往常阳光明媚的样子。

「姐姐，穿好了。」

我顿了一下，才慌忙把手从他肩膀上拿开，尴尬地整理头发：
「嗯……」

之后，姚远跟我一起走进地铁站。

但很奇怪，整个过程，他都刻意同我保持距离。

要知道，他往常最喜欢跟我并肩走。

甚至连最后的挥手道别，他的背影都多少透露出一些落荒而逃的意味。

就好像……在克制着什么？

9

那天的事我很快就忘了。

之后，姚远在公司还是跟我保持了应有的距离。

对此，我非常欣慰。

这几天，跟我合租的女生准备搬出去，但她租期还剩几个月。

她不想浪费，就一直在找人想转租出去，但问了好久都没人要，就让我帮她发个朋友圈。

于是我就随手帮忙发了。

本来我想着，我微信好友里应该没人缺房子住，然而没一会儿，我就收到了微信。

姚远：姐姐，我想租那个房间！

我坐在工位上，回头看向姚远，他正好抬头，跟我对视后，火速低下头，又给我发了条微信。

姚远：可以吗？

我：不可以。

姚远：为什么呀姐姐，我保证会做一个很好的室友……

我揉了揉额角，觉得微信上三言两语也说不清，于是站起身，朝他的工位走去。

姚远正低头看手机，认真在对话框中打字，丝毫没有察觉我的到来。

我站在他身后，刚想说「你别费工夫了」，突然发现他跟我聊天界面的背景，是我的照片。

应该是我刚入职那会儿。照片里，我站在公司门口，笑得灿烂。

但我没见过这张照片。

「你哪来的我的照片？」我问。

姚远吓了一跳，连忙把手机屏幕朝下按在桌子上：「啊？这是，是别人发给我的，我喜欢把每个人的聊天背景换成他们各自的照片……」

「谁啊？」我有点好奇。

我刚入职那会儿，有人给我拍留念照吗？

记不清了。

姚远低着头没有回答，我也没兴趣继续追问，转而说起了合租。

我说：「我朋友圈里写了『仅限女生』，你再去找别的房子吧。」

姚远还是低着头，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：「我可以变成女生……」

我：？？？

我：「你说啥？」

他连忙解释：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跟女生一样不吵不闹，注意卫生。我还会做饭，如果你愿意让我住进去，我天天给你做饭吃，好不好？」

emmm，老实说，最后一句让我心动了。

但是，一个单身女性和一个单身男性住一起，怎么想都不方便。

姚远又说：「姐姐，我学校离这可远了，每天通勤都要一个半小时，而且我的实习就到年底，只有三个多月，短租不好找。你看，你这个室友的转租正好到年底，姐姐……」

本来吧，我不愿意让姚远住进来，是因为我总觉得，这小孩可能对我怀有一丝不轨之心。

但是听他这么一说，理由充分，非常有说服力。除了他不是女生这一条以外，其他的都很合适。

拒绝的话在嘴边绕了一圈，又被我咽了回去。

「我再考虑考虑吧……」

如果最后没有女生租，让姚远暂时住三个月，咬咬牙我也能接受。

毕竟我那间卧室有独卫，平时除了在客厅能遇见，其他时候，应该还算自在吧？

应该？

10

直到我室友快搬走，也没能找到转租的下家。

三个月的房租对她来说，也算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这叫什么，这叫天助姚远。

最后，在一个周六，姚远欢欢喜喜地搬了进来。

他带了两个行李箱和几个包，把钥匙交给他之前，我站在客厅，跟他确认了几项合租守则。

我：「第一，公共区域的卫生我们轮流打扫。」

姚远：「我可以全包！」

我一愣：「那不行，我不是欺负你吗？」

姚远突然小声说：「姐姐怎么欺负我都行……」

我：……

能不能别说这种让人想入非非的话……

我轻咳两声：「第二，不准带别人回家过夜。」

姚远斩钉截铁：「绝对不会！」

我点头，又把后面几项一一说明，末了，我突然又想起一条：
「在公共区域，你不能光着上半身。」

毕竟有些男性吧，对这种事就毫不在意。

姚远的脸一下就红了，小声说：「我不会的……」

孩子很听话，我非常满意。

我低头看着客厅里的行李，随手拉起一个箱子：「我帮你送进房间里吧。」

他那个箱子可能刚刚打开过，锁扣没关上。

然而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

于是，在姚远阻止的话还没说出口时，我一个用力，箱子开了，里面的东西哗哗哗散落一地。

我不动了。

你们猜怎么着？

古有蒋枝枝怒退榔头，今有姚远远携众雨伞。

我看着满地各种牌子，各种款式的橡胶制品，陷入了沉默。

11

我又强调了一遍：「不能带别人回家住。」

姚远的脸已经红成了番茄：「我不会……」

「那这些是准备干嘛的？」

「我自己用的。」姚远语气坚定，「我不想浪费纸。」

我：……

你还不如跟我说你是做小本生意搞批发的，这样可信度还高一点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故作镇定地点点头。

然后转身，同手同脚回了房间。

关上门后，我整个人都抓狂了。

我给闺蜜发微信吐槽事情经过。

我：完了青青，他肯定是那种天天带各种女孩回家的老渣男。

我：不行，我得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去。

闺蜜顿了半天才回我。

闺蜜：你难道没想过，他可能是为你准备的？

我：????

我：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

我：这么多，能用完？还是他想让我死？

闺蜜：没错，他想让你死。

闺蜜：爽死。

我：……

我：滚。

12

经过两周细致的观察，我逐渐放下心来。

姚远确实没有带人回来过，并且做到了他向我保证的事情。

不吵不闹，注意卫生，每天晚上让我蹭饭（bushi）。

总之，目前看来，跟他做室友的生活相当舒心。

我姑且就当他带那些橡胶制品是因为怕浪费纸。

这天，我在茶水间接水，吴姐也进来了。

见旁边没人，她跑到我身边，小声问：「枝枝，你跟姚远那小孩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」

我一口水就喷出来了。

吴姐挤眉弄眼：「这么激动？被我说中了？」

我不解：「你听谁说的？」

因为怕公司同事八卦，我跟姚远合租的事一直对外保密，并且上下班时都故意错开时间，尽量不被人看到我们同行。

吴姐：「噫，是就是嘛，你害羞什么？那天开会，我就坐姚远旁边，他手机壁纸都是你的照片。」

我：？？？

难道不是只有跟我的聊天界面吗？

吴姐走后，我站在原地震惊了许久。

我觉得，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仔细想想，从姚远要跟我合租，就显得有点不太正常。

他一个小富二代，有的是钱，哪里需要跟别人合租？

再结合他批发来的橡胶制品……

青青的猜测没错，他可能就是想睡我！

13

从茶水间出去后，我尽量保持冷静，走到姚远工位旁，随便扯了个理由：「我手机找不到了，能给我打个电话吗？」

姚远连忙放下手头工作，拿出手机。

他并没有避开我，而是在我面前，亮屏，解锁。

我屏住呼吸，然后……

我在他壁纸上看到了郭德纲。

我：……

吴姐的眼睛是捐了吗？我跟郭德纲哪里长得像？

我尴尬一笑：「你也听德云社？」

姚远点头：「是啊。」

他打开通讯录，找到我的手机号，点击拨通，然后……

手机在我口袋里响了。

我：……

救命，撒谎之前忘记把手机静音了！！

我保持微笑：「年纪大了，记忆力总会变得不好。」

姚远笑得天真无邪：「没事儿，找到了就好。」

我赶紧转身离开。

太尴尬了，幸好我没有直接质问姚远。

现在我推翻之前的结论。

他没想睡我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

14

合租生活过得很顺利，但我的情感生活却一点不顺利。

这天下班，我正在屋里敷面膜，闺蜜打来电话。

我一听她大着舌头的声音，就知道她喝醉了。

「跟谁喝酒去了？」我问。

「公司聚餐。」

闺蜜顿了好久，才开口：「枝枝，我今天真是被崔胜气死了。」

我心里「咯噔」一下。

崔胜是闺蜜的同事，也是我的……

前男友。

「他就跟小脑发育不全一样，公司聚餐，那么多张桌子，非得跑我面前叭叭。光话多就算了，还一直说他交了新女朋友，现在可幸福了，各种暗示你不好。」

闺蜜越说越气：「我就跟他说，你也交男朋友了，又高又帅又疼你，然后你猜怎么着？他立马说他快过生日了，要邀请你和你男朋友一起参加。你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坑？」

我刚想说些什么，闺蜜打断我：「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帮你拒绝了。」

「拒绝什么，我怕他了不成？」我满腔怒火，一把扯掉脸上的面膜，「跟他说，我去。老娘倒要看看，什么眼瞎的姑娘能看上他。」

「枝枝……」闺蜜顿了几秒，「你清醒一点，你没有男朋友，你是一个没有 x 生活的女人……」

我哽住了。

「我花钱给你买了个假的，还被你给退了……」

我彻底 emo 了。

可我还是生气，于是放出豪言壮语：「没关系，老娘斥巨资租个演员！」

「好！」闺蜜捧场，「这才是有志气的女人，我这就去给那个傻逼发微信！」

挂断电话五分钟后，我后悔了。

我是不是酱油吃多了，纯闲的？

还斥巨资租演员？我脑子是不是有什么猫饼啊？

越想越气，我开门直奔厨房倒水喝。

姚远正在客厅看电视，看我脚步如飞，小声问了句：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」

一杯水下肚，我满脑子都是去哪儿找演员。

然后一扭头，对上了他略显担忧的眼神。

「姐姐？」

年轻男孩穿着件白灰色宽松针织衫，偏大的领口露出一截锁骨，长腿盘起窝在沙发里，头发微微有些凌乱，但配上清晰的轮廓和精致的五官，就好像某本家居杂志上的模特。

我咽了口唾沫。

然后鬼使神差地问了句：「弟弟，给你个赚钱的机会，要不要？」

15

姚远不解：「什么？」

我凑过去，坐到姚远面前，满脸堆笑：「有偿帮我个忙，很简单。」

姚远眨巴着眼睛，软声道：「不行。」

我心痛到无法呼吸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我不能收姐姐的钱。」姚远一脸人畜无害，「有偿帮忙不行，可以无偿帮忙。」

呜呜呜，这是什么善解人意的小天使，果然是富二代不稀罕社会畜口袋里的仁瓜俩枣嘛？

姚远看着我：「什么忙？」

「就是……」我盯着姚远，斟酌语言，「你能不能做我男朋友……」

姚远的脸瞬间爆红，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。

我连忙补上：「假装！假装做我男朋友！」

救命啊，我这死亡断句是跟谁学的！

姚远挠挠头，揉揉鼻子，浑身大写加粗的不自在，最后才弱弱问了句：「为什么呀？」

这一问我可不困了，立马把我跟崔胜的恩怨纠葛向他一一道来。

末了，我又加了句：「弟弟，姐姐不满你，你哪哪儿都比他好，我就是看不惯他嘚瑟样，想在他面前争口气……」

姚远突然不说话了。

「弟弟？」

他身子突然前倾，一手撑在我身侧，拉近与我的距离，压低嗓音问：「我哪哪儿都比他好？」

社交安全距离被闯入，我下意识后撤：「嗯……」

姚远看着我，突然笑了，眼神有些晦暗不明。

其实姚远常笑，但我从来没见过他露出这样的笑容。

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，叫「势在必得」。

「既然我哪哪儿都比他好……」

他的视线掠过我的耳垂、下巴、嘴唇，最后再次与我对视，
「那姐姐喜欢我吗？」

我震住了。

半天都没说出一个字儿。

就在这时，姚远直起身拉开距离，恢复了往常阳光的笑容：
「姐姐，我演的怎么样？」

我：……

死孩子，吓死老娘了，我刚刚已经在考虑怎么跟我妈解释我找了个小六岁的男朋友！

我松了口气：「很好，我很满意，请继续保持。」

说完，我趑拉着拖鞋落荒而逃。
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。

梦里，姚远抱着个小孩，笑着问我：「姐姐，我们的孩子要叫什么名字？」

16

参加崔胜生日聚会那天，我被姚远吓到了。

他一身看起来很贵的商务休闲装，手里甩着把钥匙：「姐姐，我们开车去。」

当我坐上那辆我从出生开始打工可能都买不起的跑车时，咽了口唾沫：「这是你的车？」

姚远朝我眨眨眼：「租的。」

我松了口气。

就在刚刚，我已经脑补到姚远妈妈给我五百万让我离开她儿子的剧情了。

下车后，姚远让我挽着他的胳膊，美其名曰假装情侣的「前戏」。

孩子免费帮我忙，他说啥就是啥吧。

于是我浑身僵硬，犹如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的老年人，被姚远搀到了饭店。

闺蜜在门口等着，见到我俩赶紧上前，对着姚远露出标准姨母笑：「你就是姚远吧，我是枝枝的姐妹邵青青，我俩关系可好了，你们刚见面时枝枝退货那个就是我……」

我「啪」的一巴掌拍在闺蜜嘴上。

然后转向姚远，保持微笑：「别理她，这人比较没分寸。」

夜色中，姚远的脸好像有些泛红。他点点头：「嗯……咱们先进去吧。」

这场生日聚餐比我想象的尴尬程度要低，主要原因是人多，并且大多我也不认识。

我心里纳闷，崔胜这么抠门一人，怎么这回过生日这么大方，还请了这么多人？

闺蜜适时解答：「这是崔胜女朋友办的，大部分都是他女朋友的朋友……」

我笑了：「那崔胜是有什么大病吗？女朋友攒的局邀请前女友？」

闺蜜耸肩：「嘚瑟呗，想让你看看他现在的风光样。」

就在这时，姚远突然凑过来小声说：「姐姐，下次你过生日，我给你攒个更大的局。」

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，语气相当诚恳。

如果前提不是「假装的男友」，我估计就得当场心动。

说实话，带着姚远过来，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。

我明显察觉到，崔胜在看到我跟姚远时，露出了一丝酸溜溜的味道。

跟别人介绍我时，他也只说我们是朋友，只字不提在一起过的事。

我始终冷笑。

当初这死渣男为傍富婆，冷暴力跟我分手，我还为他痛哭了几个夜晚。

现在他露出这种「你怎么能过得比我好」的神情，我简直爽翻了！

看到了吗，老娘踹了你之后，新男友又高又帅又年轻！

虽然是假的……

但是这不重要！重要的是，我的假男友，他太尽职了！

整个席间，姚远一直给我添菜递纸，弄鱼剥虾。

一会儿问：「要不要喝汤？」

一会儿又问：「是不是太烫了？」

我非常感动，决定回头一定要给他包个红包。

我酒量不好，基本一杯倒，酒品也堪忧，平时几乎滴酒不沾。

这事儿崔胜也知道，所以他各种怂恿别人敬我酒，想方设法让我喝点，想看我出丑。

但是，我尽职尽责的假男友，每次都替我挡了，因此前前后后喝了不少。

但他脸不红心不跳，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变化。

我不禁感叹，天赋异禀，酒量真好。

反观崔胜，根本没为他女朋友着想，女孩酒量也一般，几杯下去人就开始迷糊了，崔胜还不替她挡，看得我心里直冒火。

但也不能说什么，毕竟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。

最后终于挨到结束，崔胜女朋友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。

本以为崔胜会带着她离开，我们就此别过，老死不再相见。

没想到在饭店门口，崔胜把他女朋友交给她闺蜜，自己一个人巴巴跑过来，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：「枝枝，我们谈谈吧。」

我被他吓了一跳。

姚远去车库等代驾了，青青也赶末班地铁走了，此时饭店门口夜风瑟瑟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
我用力：「你给我撒手！」

他岿然不动：「枝枝，你骗我的吧，那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？你一个女人，绝对看不上那种小孩的。」

我不禁冷笑：「崔胜，男人都喜欢漂亮小姑娘，女人为什么不能喜欢年轻小帅哥呢？放手，不然我喊人了。」

崔胜还想说什么，突然冲来一个身影，一拳打在他脸上。

崔胜痛呼一声，随即倒地。

我愣住了。

飞身而来的人，正是姚远。

此刻，不甚明晰的路灯下，他紧握的拳头青筋暴起，下颌紧紧绷成一条线，眼神中怒火有如实质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……疯狂？

这眼神让我感到害怕。

我下意识去扯他的衣摆：「姚远……」

他整个人猛然松懈下来。

然后像意识到什么，慌乱地看向我：「姐姐，我刚刚看他在纠缠你，我……」

「没事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。」

崔胜从地上爬起来，啐了一口：「神经病！我就拉了下她胳膊，谁纠缠她了？」

姚远眼神冰冷：「以后你碰她一次，我揍你一次。」

崔胜哽了一下，随后气急败坏地冲我嚷嚷：「蒋枝枝你在哪儿找的这种小白脸？天天想着英雄救美，还真当自己盖世英雄了？就他开的那车，多少钱租的呀？」

我心里「咯噔」一下。

没想到姚远神色不变，还风轻云淡地笑了笑：「不好意思，家里做生意，赚了点小钱，我名下除了这辆跑车，还有辆阿斯顿马丁和迈巴赫，也不多，就三辆。」

崔胜显然是被姚远这一通牛皮给惊到了，半天没说话。

姚远又问：「要给你看看车本吗？」

崔胜这才反应过来，啐了句「吹牛逼不打草稿」，转身就走了，显然也是有点相信姚远的话了。

直到崔胜走远，我还在憋笑。

最后实在忍不住，拍了拍姚远的肩膀：「弟弟，就你这演技，不去当演员真可惜了。刚刚那个场景，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男主帮女主虐渣男的现实版，太爽了！」

姚远半天没说话。

我正纳闷呢，他突然转过头：「姐姐，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」

我不动了。

他继续说：「其实我还有辆卡宴和路虎。」

我彻底不动了。

这是超级富二代下凡经历磨难的故事吗？

最后，我咽了口唾沫，艰难地问：「弟弟，那你来我们公司实习，还跟我合租，是为了体验生活吗？」

姚远摇了摇头。

我差点哭出了声：「那你图什么啊？」

姚远看着我，眼神逐渐变暗，好像又回到了那晚在沙发上的「势在必得」。

他轻轻笑了笑——

「图你。」

17

但凡我偶像剧看得多一点，可能都在这一瞬间陷入「不愧是我」的究极自恋以及对姚远的疯狂心动中。

可惜我是个现实的女人。

我立马反问自己——

我配吗？

很显然我不配。

虽然我肤白貌美小有姿色，积极上进努力生活，但我绝不相信自己能吸引到一个年轻帅气又多金的富二代。

除非他仅仅只是想睡我。

于是我认真看着他：「弟弟，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」

姚远一愣：「我也不是随便的人。」

我发出灵魂提问：「那你图我什么？」

姚远突然顿住，脸颊微微有些发红：「我……」

他噤嚅半天，也没给出理由。

看吧，他也说不出所以然。

所以，他就是图我的身子！

我语气坚定：「不行，咱俩不合适。」

姚远突然哽住。

看在他今晚帮了我的分上，我也没戳穿他的真实意图：「不管是出身还是年龄，我们差距都太大了，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」

空气在一瞬间凝结。

良久的沉默后，姚远低下头，轻轻「嗯」了一声。

18

直到回家，我们都没再说一句话。

晚上我翻来覆去很久，终于想通了一件事。

我确实是引狼入室了，还是匹非常有吸引力的狼。

没人不喜欢好看的皮囊，也没人不喜欢年轻的热情。

这样下去，我很难控制不对他动心。

如果真到那一步，理智将无法让我轻易抽离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从明天起，我要彻底跟姚远保持距离。

19

事实证明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

刻意疏远让姚远很快明白了我的态度。

之后，不管是在公司，还是家里，他都没再说过类似的话。

我们彼此也很有默契地没再提那晚的对话。

我松了口气，姚远对我的兴趣果然只是一时的，可能他很快就会寻觅到其他猎物。

等过了这阵子，他实习结束，我们就彻底不会再有关系了。

然而这个结束，比我想象得要早。

这天开完会，吴姐跑我旁边问：「枝枝，你跟姚远是不是分手了？」

我：……

我：「姐，我俩就普通同事关系。」

吴姐努努嘴：「行吧。我早上去领导办公室时，看见姚远找他辞职，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你俩分手了……没想到，你俩竟然没谈过。」

我心头一跳，神色变了变。

吴姐又问：「真没谈过？」

我恢复常色：「真没谈过，姐，你别成天八卦我的事了，多操心操心自己的爱情吧。」

说完，我回到工位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盯着电脑屏幕工作时，我总觉得脑袋空空的。

最后没忍住，还是回头看了姚远一眼。

就好像印证了吴姐的说辞，姚远虽然在工作，但他桌上的东西已经被整理一空，看起来就像是没人用的工位一样。

我极快地收回视线。

他主动离开，也算是个满意的结局。

20

那天下班后，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约闺蜜出去吃了顿饭。

我猜想姚远可能在收拾行李，或者已经离开了。如果我俩在这时碰上，必定十分尴尬。

于是我在外面磨磨蹭蹭，直到十一点多才回去。

结果我推开大门后，扑面而来一股酒气。

姚远坐在沙发上，面前茶几和地上全是喝空的易拉罐和酒瓶。

听见动静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往常清亮的眼睛此时蒙上一层薄雾，面颊红红的，显然已经是有了醉意。

这么好的酒量喝成这样，也不知是喝了多少。

我别开视线，低头换鞋，想赶紧躲进房间。

但经过他身边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问了句：「你辞职了？」

姚远坐在沙发上仰头看我，白皙泛红的脸庞显出几分稚嫩，声音软软地「嗯」了声。

「那什么时候搬出去？」我又问。

这次，他没再回答，只是继续看着我，直到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把我看得有些不自在了，才语气委屈地问：「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」

我心口突然漏跳了半拍。

终究是狠不下心，我叹了口气：「跟青青吃饭去了。」

他像是找到缺口，委屈倾盆而下：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」

「只是吃顿饭……」

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让我不解，但他喝醉了，我也没必要同他较真。

姚远没再说什么，他扶着沙发站起来，朝厨房走去，像是去倒水喝。

然而步履踉跄，没走两步就差点摔倒。

我连忙跑过去扶。

他半个身子的重量压在我身上，我扶得有些吃力，便想让他靠到墙上。

没成想他突然反客为主，把我困在墙角，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，就像是拥抱一样。

我用了好大的劲也没能把他推开。

「姐姐，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在一起……」

他真的喝醉了。

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哑哑的，像刚哭过的孩子。

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：「你想想看，我这么普通的一个女性，真跟你在一起了，你妈还不得拿五百万让我离开你？」

「不会的……」他趴在我肩膀上，声音闷闷的，「我没有妈妈，她已经死了……」

我的表情一瞬间僵在脸上。

「枝枝。」

这是他第一次喊我的名字，带着希冀和不易察觉的小心翼翼，像四月春风，挠的我痒痒的。

他轻声说：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……」

我不觉失笑：「咱们从认识到现在才两个多月，哪来的很久很久？」

「不是的……」他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他微信聊天背景里那张我的照片。

「很久……是多久？」我问。

姚远沉默了。

我又问：「你怎么喜欢上我的？」

他还是没说话。

脑袋趴在我肩头，一动不动。

睡着了？

我叹了口气，准备把他推开，他突然动了动，轻声开口：「我不能说……」

我不解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说了，你就会离开我了……」

他给了我一个奇怪甚至有些荒诞的理由。

可我却并不觉得他在说谎。

因为那一刻，他显得非常无助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微微颤抖。

我抬起手，悬在空中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抚上他的后背。

一下一下，轻轻拍着。

「不会的。」我柔声说。

他的呼吸突然变得非常急促，然后慢慢直起身，垂眸看着我：

「姐姐，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因为我的出身？如果明天，就是明天，我变得一无所有，像无数普通人一样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」

我们之间距离很近，灼热的呼吸开始交织在一起。

冷白灯光下，他细密的睫毛笼起阴影，那双刚刚还蒙着薄雾的眼眸，此刻宛如一潭深渊，充满了侵略、动情和欲望。

在我尚未有所反应前，一个带着酒气和少年独有的热切的吻，便落了下来。

21

被人强吻了怎么办？

并且那个强吻你的人吻完立刻就倒地不起了怎么办？

我盯着躺在地上的姚远，第一反应竟然是——

我嘴上有毒？

啊呸，我第一反应难道不是生气吗？！

我大脑空空地冲进房间。

三分钟后，我又折了回来。

然后再次看向地上的姚远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摇他。

他不动。

又拍他的脸，还是不动。

没办法，我只能抬起他一条腿，开始拖人。

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他拖进他的卧室。

也没管他身上的衣服，给他盖好被子后，火速关门走人。

当天晚上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。

姚远那句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」，不断在耳边萦绕。

闭上眼，他吻我的画面接连重播。

我彻底失眠了。

然后开始搜刮自己从出生起到现在的记忆。

我之前见过姚远吗？

没有。

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？

不知道。

我会接受他的喜欢吗？

问出这个问题后，我燥热的心逐渐冷静了下来。

不可否认，年轻男孩的感情热烈滚烫，带着我难以抗拒的勇气。

可理智却告诉我，我们的差距太大了。

他的未来才刚刚开始，而我却已在社会中摸爬滚打，逐渐沦为失去光彩的普通人。

更遑论他还是个出身不错的富二代。

对我的兴趣，或许只是山珍吃多了，偶然看见枝头的野果，觉得新鲜，想摘下来尝尝。

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。

至于他那句「喜欢我很久很久了」，可能也只是个好听的借口而已。

胡思乱想到后半夜，我终于撑不住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我是被争论声吵醒的。

是姚远和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我瞬间清醒过来，什么情况？

耐不住好奇，我跑下床，偷偷把卧室门打开一条缝。

两人的声音顿时清晰起来。

「你爸给你那么多钱，你就住这种地方？钱都花哪儿了？」

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年龄不大，但也算不上年轻，我一时拿不准她跟姚远的关系。

「买车了。」姚远冷笑，「这不是你期望我成为的纨绔富二代的样子吗？」

他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冰冷，仔细听来，还能感受到其中的怒意。

「姚远，你以为我想管你，要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……」

「所以就不要再管了。」姚远打断她，「陈若淳，如你所愿，我不会再花姚渐鸿一分钱，请你转告他，我不会回去，也请你们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」

「姚远你……」

女人还没说完，一阵重重的摔门声结束了一切。

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

啥情况？

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走廊里传来姚远的脚步声。

我下意识把门关上。

「咔嚓」一声，关门的声音在安静的空气中显得突兀又尴尬。

我：……

两分钟后，姚远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

「姐姐。」

没办法，我只能硬着头皮打开房门：「早上好……」

姚远看着我，神色与平常无异，仿佛不久前那个声音冰冷的人并不是他。

「姐姐，刚刚那个人是我后妈。」

「哦。」我尴尬回应，「那姚渐鸿是……」

「我爸。」

我沉默了。

电光石火间，我突然想起姚远昨天问我的那句话——「如果明天，就是明天，我变得一无所有，像无数普通人一样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」

像是印证我的猜想，姚远又问了一遍：「姐姐，我现在已经是普通人了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」

我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

这样的姚远，这样激进且莫名其妙的爱，让我感到陌生和畏惧。

「你是因为要和我在一起，想成为普通人，才跟爸妈吵架不回家的？」

他慌乱地解释：「不是的姐姐，我和他们的关系本来就on不好，我……」

「姚远，你听着。」我深吸一口气，「我不管你和他们关系怎么样，你这样莫名其妙成为所谓的『普通人』，只会让我更加退缩。我不明白你对我强烈甚至称得上偏执的爱意哪来的，我自认我不配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配！」姚远突然打断我，呼吸逐渐急促，「姐姐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离开他们这件事我早就考虑好了，而且我已经半年没回家了，只不过矛盾正好在现在激化，我喜欢你也是因为……」

「姚远。」我声音平静地打断他，「我觉得你需要冷静一下。」

他停下来，神情有些茫然无措。

「我现在不想知道你怎么喜欢上我的，我只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先把我放到一边，再去考虑你跟你家人的关系。」

长久的沉默后，姚远点点头：「我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……姐姐，在那之后，我能来找你吗？」

他看着我，眼尾隐约有些泛红。

即便理智再强大，我内心还是忍不住揪了起来。

可表面上，我依旧保持平静：「姚远，你先搬回学校吧，两个月以后，我们再联系。」

说完，我极快地移开目光。

我不敢去看姚远受伤的神情，怕自己下一刻就会心软。

明明可以直接拒绝，然后告诉他不要再联系我。

可我还是给自己留了退路。

为什么呢？

我想不明白。

我努力屏住呼吸，害怕在这安静的环境中，我加快的心跳声会被姚远察觉。

长久的沉默后，我听见他说：「好。」

22

姚远搬走了。

下班回家后，空荡荡的房间提醒着我，梦该醒了。

他离开后，很多事情我才后知后觉。

比如他明明家境富裕，却很会做饭和照顾人，明明是个富二代，除了那个双肩包和几辆车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奢侈品。

他妈妈去世了，有个后妈。

他和爸妈的关系并不好。

很多事情联系到一起后，便容易胡思乱想。

我想了很多种可能，结果无外乎只有一个，姚远是个可怜的孩子。

或许是女人天生心软，又或许是我本性如此，每每想到这里，我脑海里总会浮现那天他站在门前，眼尾发红的样子。

然后心里一阵阵发酸。

可理智又在告诉我，蒋枝枝，你不是圣母，你拯救不了别人。

两个月之后，他可能早就把你忘了。

说来也巧，姚远走后，正好到了本市的雨季。

阴雨连绵的天气让时间变得更加漫长，在公司工作的间隙，我总是忍不住发呆，然后想起姚远。

他很听话，离开后，再也没有联系过我。

我打开微信，无聊地翻了翻朋友圈，然后把微信状态设置成「裂开」，并写了句「什么时候雨能停」。

之后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专心工作了。

临近下班，我又打开微信，随手点开朋友状态，就看到姚远更新了状态。

【姚远在等晴天：雨会停的，你会想我吗？】

我的心突然加速了一下。

其实我很想问问他，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。

可我不能，也没有立场去问。

两个月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足以让沸腾的荷尔蒙冷却，让冲动的爱意消弭。

我根本不能预见，两个月以后，姚远是否还喜欢我。

【我在发呆：好难】

【姚远在胡思乱想：想关心你，但我忍住了】

【我在干饭：好吃】

【姚远在美滋滋：吃了什么？好想亲自做给你。】

这样隔空互动了几次后，我忍不住把我和姚远的事告诉了闺蜜。

她听完叹了口气：「有钱人家里的爱恨情仇我也不懂，但我能看出来，姚远这小孩肯定是对你上心的。」

我跟着叹气：「其实我很纠结，一方面不想因为我影响他跟家人的关系，一方面又担心他跟家人的关系确实不好……」

闺蜜抱抱我：「枝枝，别想那么多，你不是给了彼此两个月的时间吗？两个月之后，如果姚远回来找你，你就依从自己的内心吧。」

我沉默良久，终是点了点头。

23

两个月，其实很快。

最后一天，我洗完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，收到了姚远的微信。

姚远：姐姐，现在离两个月还差十一个小时五十分钟，但是我很想见你。

我愣了片刻，看向窗外淋漓秋雨。

我：雨太大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

他安静了两分钟，然后回我——

姚远：姐姐，我在楼下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乱了。

我想我可以选择不见他，语气冷硬地让他严格遵守两个月之约，然后让他回去。

可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姚远又发来一条消息——

姚远：姐姐，外面雨好大。

我立刻冲了出去。

24

看到姚远的那一刻，我眼眶红了。

他站在单元门外，头发和衣服全被雨水打湿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我，像只湿漉漉的流浪狗。

他声音软软的：「姐姐，我好想你。」

那一刻，所有理智都不复存在。

我只觉得心口有一处酸酸的，心疼得厉害。

我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冲上去抱住了他。

他轻轻推我：「姐姐，我身上湿，你不要感冒了。」

可我抱得更加用力了。

25

进屋后，我让姚远去冲澡，因为没有换洗衣服，我就翻出一件珊瑚绒睡袍让他穿。

睡袍浅粉色的，连帽上还有两只兔耳朵。

从姚远走出浴室起，我就开始憋笑，还趁他不注意，偷偷拍了张照片。

他也觉得害羞，手足失措地坐到沙发角落，脑袋缩进领口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毛茸茸的睡袍衬得他更像一只大型犬，我忍不住笑。

他突然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：「都是姐姐的味道。」

我呼吸一滞。

他又接了句：「真幸福。」

「幸福」二字，让这个雨夜开始暧昧，气氛逐渐升温，我忙转移话题：「你……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。」

姚远顿了顿，脑袋从领口钻出来：「姐姐，我之前跟你说，我已经半年没回家了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「这半年里，姚……我爸出事了。」

「怎么回事？」

「车祸，摔成了植物人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」

我张着嘴，顿了许久，才憋出一句：「抱歉，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我不会难过的。」姚远朝我笑笑，「这事我后妈一直瞒着我，你猜为什么？」

我摇头。

「因为她在帮其他人转移我爸公司的财产。」

他语气相当平淡，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

「她上次来找我，让我回去，只是来试探我知不知道我爸的事。」姚远轻哼一声，「不过她也不是个聪明人，做事太仓促，被公司其他高层发现，现在已经携款潜逃了。」

我惊得回不了神。

这种狗血剧情我只在电视上看过，如今却切切实实发生在了我身边。

「那你爸公司那边……」

「放心，垮不了，还有很多人需要仰仗着它呢。」姚远的语气略带凉意，「就算垮了，跟我关系也不大。」

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「姐姐，你看，我现在已经是个普通人了。」他慢慢向我靠近，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」

窗外的雨声依旧淅淅沥沥，屋内灯光透着暖意，我抬头看向他，在那双清澈的双眼里，我看到了我，一个小小的，脸颊微红的我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面对感情，我习惯了冷静，理智，和抗拒。

可就是面前这个男孩，让我一点点，慢慢找回了悸动和炙热。

我想我是喜欢他的，我一定是喜欢他的。

所以，为什么不呢？

在我们呼吸交织在一起前，我点了点头。

「好。」

第二天，姚远带我去了一个地方。

他指着新建的商业街拐角店铺，问我：「姐姐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」

「这里……不是刚建成吗？」我有些不解，「我好像还没来过。」

「不是现在的样子。」姚远看着我，「是八年前。」

我看向周围街道，电光石火间，突然有了印象：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这里好像是个快餐店，我在这里打过工。」

姚远轻声笑了：「是的姐姐，那个时候，我只有十四岁，每天都去店里写作业，你还记得吗？」

姚远说到这里，我隐隐有了一些印象。

那个快餐店生意不太好，只有我一个店员，晚上更没什么客人。

但是好像有个胖胖的小男孩，每天晚上放学都去店里写作业。

刚开始我以为是他父母下班晚，他没地方去，后来慢慢跟他搭上话，他告诉我，他不喜欢爸妈，所以不想回家。

我那时也是个单纯善良的大学生，有时候会给他弄点吃的，或者帮他检查作业。

但快餐店很快就倒闭了，我之后再也没见过那个小男孩。

所以当姚远说起这些事时，我很惊讶：「那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我？」

他点点头：「姐姐，你肯定想知道，我为什么会喜欢你。其实我也说不清具体原因，但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开始注视着你，你一定不知道，你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，你作为优秀毕业生在舞台上演讲，整个礼堂那么多人，我没有一刻把目光从你身上移开，那时我想，你这么优秀，我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，才能追赶上你。」

姚远说了很多，他眼中的我，优秀得仿佛是另外一个人。

我小声说：「姚远，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优秀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神真挚：「姐姐，我现在喜欢的，就是你，就是站在我眼前的，这个你。」

其实我总觉得，姚远说话带着一种撩人的意味，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他并非故意的，而是因为他在说每一句话时，都带着真心。

这颗真心，就是最打动人的东西。

可隐约间，我却觉得有些情节不对。

我问：「既然你喜欢上我的过程这么简单，那之前你喝醉时，为什么说，如果告诉我你喜欢上我的原因，我就会离开你了？」

姚远的神情有几秒钟的怔愣：「我说过这句话吗？」

我点头。

他移开视线：「可能当时喝醉了吧。」

繁华的商业街人来人往，我沉浸在幸福中，丝毫没意识到，草蛇灰线，一切隐藏的秘密其实早就有迹可循。

可那时我却想，他可能，确实喝醉了吧。

27

跟姚远在一起后，我过得真的很快乐。

他满心满眼都充满了对我的爱意，我甚至不需要多说什么，只有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他就能明白我在想些什么。

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在遇见姚远之前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这个世界上，真的会有一个这么了解你的人。

我们一起看电影，去游乐场，参加音乐节，好像把我之前恋情里错失的东西都弥补了起来。

姚远总会做一些让我心动的事，比如牵着我的手时，突然转过头在我脸上啄一下，然后在我耳边低声说：「姐姐真香。」

或者我下班时，他在家系着围裙，做好各种美食，乖乖等着我。

他几乎算是个完美男友，完美到，我有时甚至会产生这一切是不是我在做梦的错觉。

可恋爱的甜蜜让我忘了，人不可能是完美的，或多或少，总会有缺少的部分。

28

发现姚远的秘密，其实是个意外。

那段时间，姚远总往他爸公司跑，说是有些事他不得不出面替他爸解决。

有次我跟他一起过去，在休息室等他开会结束。

可能是休息室很少有人吧，有两个职员站在休息室门口聊天。

聊着聊着，就把话题扯到了姚家最近的变故。

其中一个人话锋一转，说起了姚远。

「小姚总也是个聪明人，故意不回家让姚太太放下戒备，甚至当时还放下身段去追一个普通女人，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是个恋爱脑的草包。」

「是吗？这么说来，小姚总看着人畜无害，其实心思也不少啊？」

「那可不？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，哪个不是人精？」

她们讨论的声音逐渐远去，我的心却一点点掉进冰窟。

直到姚远开会结束，在我面前轻声叫了句「姐姐」，我才回过神。

他蹲下身子，掌心覆在我的手背，神情担忧：「手怎么这么凉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」

我张了张嘴，艰难地发出声音后，才发觉我整个人都在抖。

我问他：「姚远，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？」

他显得有些茫然无措：「姐姐，怎么了？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又问了一遍。

他急急答道：「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！」

「为什么喜欢我？」

「因为我很早就认识你了，因为这些年里，你一直是我的光。」

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：「姚远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就在刚刚，我突然明白了。」

我眼泪突然流了下来，「比如说，你说你早就认识我了，可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节点出现。再比如说，你对我的喜欢，突如其来又来势汹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」

我看着姚远，神色悲凉。

他握紧我的手，声音哽咽：「姐姐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」

「他们说，你当时追我，是因为你要迷惑你后妈，对吗？」

他眼眶通红地拼命摇头：「不是的，这就是巧合，我根本没有这样想。」

「好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那时说，如果告诉我你喜欢我的原因，我就会离开你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那个原因，究竟是什么？」

随之而来的，是长久的沉默。

直到最后，姚远才轻声说：「姐姐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」

29

姚远带我去了他家。

外面下着小雨，我们没有打伞，头发和衣服被打湿，看起来狼狈又可笑。

在他那间很大的卧室里，他翻出众多相册，日记本，还有病例。

他低着头不敢看我，嘴角和眼睫都在微微颤抖，他强忍泪意说：「姐姐，我所有秘密都在这里了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愿意

把自己一层层剖开给你看，但在你看完后，你想离开我，请一定不要告诉我，我怕我会忍不住，忍不住强行留下你……」

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打开的那些东西。

第一页病例上的姚远，只有十四岁。

而诊断结果，是「钟情妄想症」。

我隐约猜出什么，翻开了那些相册，一页页，一张张，全是我的照片。

那一瞬间，我脊背一阵发凉。

他的日记，更是记载着他妄想中与我的「相知相恋」。

然而随着青春期结束，他的病情逐渐好转，日记中，他开始明白自己得了病，也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相恋过。

可曾经的幻想，变成了扭曲的执念。

他开始改变自己。

他关注我的一切社交账户，从中窥探我对男性的偏好。

有段时间我关注了一个女装大佬，他竟然也开始留长发穿女装，把自己饿到只剩下一百一十多斤。

然后，他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病态。

于是，又是痛苦的挣扎和蜕变。

那些漫长的黑暗日子，他心中执念，是我的名字。

日记最后，他说，我终于站在了阳光下，看着她，然后叫她一声，姐姐。

看完后，我泪流满面。

屋内一片寂静，只能听到雨水一滴滴打在玻璃的声音。

我轻轻捧起姚远的脸，一点点端详他的眉眼。

我终于明白，初见时他夸我耳钉好看，因为他知道那是我刚买的。

他知道我奶茶只喝三分糖，也知道我爱听德云社。

他知道关于我的一切，而我却对他一无所知。

他的挣扎，痛苦，悲伤，我一无所知。

我拇指轻轻摩挲他的面颊，然后问他：「这些年，疼吗？」

他眼角落下一滴泪，却笑着看我：「遇见姐姐，就不疼了。」

我轻轻抱住了他。

过来许久，我才听到他很小的声音。

他问我：「姐姐，你要走吗？」

窗外雨声渐大，像他慌乱不安的内心。

我加深了这个拥抱，然后笑着说：「姐姐不走。」

「这辈子，都不会走。」

回应我的，是年轻男孩热烈而苦涩的吻。

不，不是苦涩。

是苦尽甘来。

.....

小时候看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，总会想，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那样酸涩而偏执地去爱另一个人吗？

直到我遇到姚远。

这么多年里，我们始终一前一后平行向前。

他望着我的背影，而我对他的目光一无所知。

然后，他用尽全力朝我奔来。

在那个本该无比寻常，我因为寄快递而社死的工作日，他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笑着对我说：「姐姐，你别害羞，我成年了，能理解你。」

【姚远番外：追光者】

1

我很少跟别人讲述我的故事。

从六岁起，我只会向日记本倾诉。

因为那一年，我母亲去世了。

那是一个暴雨的夏日，狂风吹乱院中树枝，蝉鸣此起彼伏地聒噪。

我从午睡中醒来，窗外电闪雷鸣，狂风骤雨，偌大的别墅里光线昏暗，安静得可怕。

我喊了很多遍「妈妈」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
我伴着雷鸣走上楼梯，穿过幽长的走廊，一步一步，通往了我一生的噩梦。

她躺在那里，雷电破开昏暗，照亮了她的面庞。

神情祥和，像睡着了一样。

后来家里涌进了许多人，屋里充斥着低低的呜咽声。我站在这些大人身后，穿过人群缝隙，看到姚渐鸿跪在她身边痛哭。

为什么要哭呢？

他不是经常跟妈妈吵架吗？他不是恨不得马上就把妈妈赶出家门吗？

最后，母亲最小的妹妹捂住我的眼，把我抱出屋子。

她说：「小远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小姨，我不想哭。」

她看起来非常不理解，问我为什么。

那时暴雨已经停了，积雨凝成水滴，从叶片落下，空气中满是潮湿泥土的味道。

我看着她，一字一顿道：「妈妈还会醒的。」

2

是的，那个时候，我以为她还会醒来。

我真正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回来，是在后来无数个夜晚，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，一遍遍小声喊着妈妈，直至泪流满面，也再也见不到她的时候。

我开始写日记，稚嫩的字迹一笔一划，记录着我对这世界最初的认识和感受。

母亲下葬后不久，姚渐鸿就带回一个年轻女人，让我叫她妈妈。

我不可能这样叫她，永远不可能。

因为我找到了母亲被诊断出「重度抑郁」的病例，以及她写给我的一封信。

那封信里，她反反复复说着对不起。

父亲的背叛，娘家的压力，让她这个自小便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不堪重负。

那个暴雨天，她以为我被保姆送去学钢琴了，便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可那天的钢琴课取消了，保姆也在我睡着后回了一趟家。

我不知道，如果她得知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去世的人，会不会后悔那天的决定。

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，可她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

信的最后，她说：「小远，妈妈希望你平平安安地长大，这一生都能幸福，在未来某一天，你能遇到一个真心待你好的人，在雨时为你撑伞，在难时伴你左右，而不是像妈妈一样不负责任地离开……」

「我们小远这么乖，一定会遇见那个人的，对不对？」

这封信以一个问句结尾。

她好像在问我，又好像在自问。

可她永远不知道，从她离开我的那一刻起，所谓幸福，于我而言，全是奢望。

3

陈若淳嫁给姚渐鸿后，拼命向我示好。

现实就是这么讽刺而可笑，她小三上位逼死了我妈，如今所作所为，是笃定我年纪小不记事？还是弥补内心的惶惶不安？

我恨她，也恨姚渐鸿。

可从那时起，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伪装。

或许大人天生就带有一种自负，他们总以为孩子很单纯，很好骗。

玩具礼物，零食糖果，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世界。

陈若淳便是这样以为的。

我尽力配合她的表演，让她多年来都认为，我只是一个富裕家庭养出来的没用草包。

事实上，这种伪装非常有用，嫁给姚渐鸿多年，陈若淳从没花费心机对付我，而是四处求医问药，只想怀上一个孩子。

是的，他们没有孩子。

我开始以为这是陈若淳的问题，直到后来姚渐鸿色心不改，重新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却从来没有一次让那些女人怀孕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这是老天有眼，让这个男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孩子了。

所以，姚渐鸿重新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。

说来可笑，我厌恶他的脸，厌恶他的声音，厌恶他所有的一切，可我却习惯了伪装，在他面前扮演一个事事顺他心意的孩子。

我问过自己，这样做的原因呢？

少时的我也不知道。

直到后来，我目睹姚渐鸿的轿车被飞驰而来的货车撞翻，自己由神情麻木转为诡异狂笑，而后转身离开时，我才终于明白了这个原因。

我要报复。

我虚假的顺从和可笑的伪装，借由这副廉价低劣的皮囊，包裹着我阴暗、冷漠乃至扭曲的内心。

可我不在乎。

因为我只要报复。

蒋枝枝的出现，其实是个意外。

我初三那年，陈若淳终于因为姚渐鸿包养一个小明星的事跟他大吵了一架。

两人不是在家里吵，就是在公司吵。陈若淳是那种非常会拿捏男人的女人，他们每天都吵，却当天就能和好，所以吵得再凶，也不会离婚。

我被他们吵得烦了。

有次放学，我支开司机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瞎晃。

结果那天突然下雨了。

雨越下越大，不得已，我跑到一家快餐店门口避雨。

我害怕雨天，它总会让我想起一些过去的场景。

我蹲在店门口，看着眼前越来越大的雨，考虑要不要叫司机过来时，身后的店门突然被人推开，一个年轻温柔的声音传来。

「要进来躲会儿雨吗？」

我下意识回过头，就看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孩。

昏暗的雨天，快餐店里的灯光温暖明亮，她逆光而站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看清她的长相。

可她温柔的声音，却让我恍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

她朝我走近，又问了一遍：「要进来吗？」

我终于看清了她的面容，是个很漂亮的年轻女性，却并不像我母亲。

其实对待陌生人，我一直是冷漠疏离的。

我不喜欢与人产生联系，更讨厌那些虚假无用的相处规则。

可这一次，我鬼使神差地跟她走了进去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，快餐店的生意很冷清，整个店里只有她一个员工。

她随手指了张桌子让我坐，然后看到我怀里的书包，问：「刚放学吗？」

我点头。

「需要我帮你联系你父母来接你吗？」她又问。

我摇头。

她看我不怎么说话，也没再问什么，笑着说：「那好吧，等雨小了你再回去，如果有作业，也可以在这儿写，我们店距离关门还早。」

很奇怪，在她说完这些话后，我因为雨天恐惧焦躁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。

我真如她说的那样，拿出作业，像我这个年龄的普通孩子一样，开始认真写起来。

后来雨渐渐小了，她问我要不要回去。

其实这期间司机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我都给挂断了。

现在她开口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可能真的要走了。

我沉默着收拾好书包，偷偷看了她一眼，然后迅速低下头，快步往外走。

她突然叫住我。

我回过头，看到她取来一把伞。

她朝我笑笑：「外面天也黑了，你一个孩子不安全，我把你送过去。」

其实我应该拒绝的，我们今天很多交集都已经打破了我的行为准则。

但我没有拒绝，任由她撑着那把伞，把我送到司机停车的地方。

她还小声问我：「这是你爸爸吗？」

我摇头：「这是我叔叔。」

她笑着拍拍我：「是亲戚就好。」

我并没有解释，而是望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，觉得她真的好单纯。

回去后，陈若淳和姚渐鸿并不在家，除了做饭的阿姨问了句怎么这么晚回家，没人关心我去了哪里。

那天在日记本里，我给母亲写了一封简短的信。

我说：「妈妈，今天我遇到了一个给我撑伞的女孩，她笑起来很温柔……

和你很像。」

笔尖停顿许久，那句「和你很像」被我涂掉，改成了「只有一点点像你」。

5

后来，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我经常在放学后去那家快餐店。

我得知她的名字叫蒋枝枝，也知道了她是附近大学兼职的大学生。

但是我告诉她关于我的信息，很多都是我瞎编的。

甚至连名字，都是我们班班长的名字。

因为我不想把那个真实的自我暴露给她看。

那样的我太丑陋，也太让人畏惧。

我学着其他同学，跟她抱怨老师布置的作业多，抱怨每周末上不完的兴趣班，或者说些我完全没看过的动画片，以及家里堆积如山，我丝毫不感兴趣的各类玩具。

但有一句话是真的，我说我父母关系不好经常吵架，所以我不想回家。

她很同情我，有时会给我弄点吃的，有时也会帮我检查作业。

其实那些简单到我根本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的题目，没必要让她检查。

可我不仅放慢了做题速度，还故意写错，为的就是让她坐在我旁边，声音温柔地给我讲解。

她身上很香，不是香水，也不是化工制剂的洗浴产品，是一种淡淡的，自然的，让我感到安心的香味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开始沉沦。

6

这段缘分，结束于快餐店倒闭。

她返回大学继续上学，而我却终日浑浑噩噩。

我开始忍不住想起她，然后逐渐变成想见她。

我想办法得到了她的信息，她的课表，她的人际关系。

我跑去她的大学，穿梭在人群来往的校园中，守在某个地点，然后远远看着她出现再到消失。

我用相机记录她的身影，一张张洗出来，整整齐齐放进相册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我的日记里，出现了与她的「恋情」。

我觉得她喜欢我，她经常穿那条蓝色长裙，是因为我喜欢，她总露出温柔的微笑，也是因为我让她感到幸福。

至于我们为什么没有光明正大在一起，我归咎于我们之间的年龄差。

我在日记里写：「等我成年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。」

我频繁的外出加上恍惚的精神状态，终于引起了小姨的察觉。

她背着姚渐鸿带我去了一趟医院，最后，我被诊断出了钟情妄想症。

一种坚定不移地认为某人喜欢自己的歪曲信念。

医生说，我还在青春期，早发现早治疗，以后能回归正常生活。

其实我觉得我没病，我一点也不愿意吃药。

但那次我小姨哭了，她说，小远，小姨没能力把你接走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你要好好吃药，你妈妈还期待着你健健康康长大成人。

于是那些药，我吃了。

精神类药物，对人体副作用很大。

在那些或失眠或疲乏的夜晚，我逐渐认清了现实。

蒋枝枝不喜欢我，我们也不是情侣。

那些所谓的「恋情」，只是我幻想出来的罢了。

可为什么意识到这个事实后，我觉得胸口好疼。

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诉我，你看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爱你的人，你妈妈离你而去，蒋枝枝对你的爱也是你幻想出来的。

这个世界于你而言，空空如也。

7

病好后，我还是会偷偷去看蒋枝枝。

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心理，我只知道，我想见她，非常想见她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渐渐发现了不一样的她。

她是一个非常努力上进的人，勤工俭学，成绩优秀，总是很温柔地对待周围的人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她作为优秀毕业生发言。

我站在观众席最后，整个过程，我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过她。

她站在灯光汇聚的中心，那样明亮耀眼，而我却蜷缩在昏暗漆黑的角落。

我多想追上去，然后伸出手，去碰一碰，这束遥远的光。

8

她工作的第二年，我成年了。

她的照片，我已经装满了好几本相册。

但无一例外，都是从远处偷偷记录下的。

我想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她面前。

台词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说：「姐姐，你好，我叫姚远。」

可那个时候，她突然恋爱了。

对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人。

我不知道她看上了他哪里，嫉妒让我变得疯狂。

我时常幻想自己解决了那个男人，然后再把姐姐抢过来，就绑在我身边，哪儿也不让她去。

然后我很快意识到，我不能这样。

这样的我出现，只会让她感到恐惧。

于是我又想，如果我变得比那个男人优秀，变成她的理想型，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了？

我关注了她所有社交平台，查看她一切动向。

她喜欢有学识的男人，我就拼命学习；她喜欢笑容阳光的男人，我就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。

有段时间她关注了一个女装大佬，每天点赞评论，看起来很喜欢这个人。

嫉妒再次发作，我开始留长发穿女装，瘦到一百一十多斤。

在几乎都要成为一个异装癖变态的时候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。

我不能这样，我要变成一个正常人。

我还没有报复成功，也没有追上我的光。

我不能这样。

蜕变是痛苦的，强迫自己不再过度关注蒋枝枝也是痛苦的。

可我要变成一个正常人，我要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去见她。

对别人而言，上大学是快乐自由的，可对于我而言，大学前三年，是最难熬的日子。

我频繁出入医院，只希望我能尽快恢复正常。

我努力增重健身，让自己变得积极阳光。我不想出现在姐姐面前时，在她眼里看到的都是恐惧。

追光停滞的时候，我开始了姚渐鸿和陈若淳的报复。

这些年里，姚渐鸿有意培养我，我也因此逐渐摸清了他身边的人和事。

其实那时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做，机会就找上门了。

姚渐鸿的生意出了点意外，害死了一对母女。

那家只剩下一位父亲，每天都去公司楼下痛骂姚渐鸿，却每次都

都被保安强行拉走。

我后来得知，那位父亲是位卡车司机，妻女去世前，他确诊了癌症晚期。

本以为自己先走，没想到妻女因为姚渐鸿管理疏忽，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

我找到了那位父亲，说了一句话：「每个月十五号，姚渐鸿都会去见情人，他只有那个时候会自己开车。」

末了，我补充一句：「新泽路没什么车，尽头左转有视野盲区。」

10

为了避嫌，半个月前我借故跟姚渐鸿大吵了一架，然后坚决不回家，还把他交给我让我投资的钱挥霍一空，买了五辆豪车。

十五号那天，我在新泽路的天桥上，目睹了一场车祸。

这是一个父亲对一个渣滓的复仇。

谁知姚渐鸿命大，只是成了植物人。

不过这倒方便了陈若淳行动。

早在两年前，我就发现她在偷偷转移财产。

数目一直都不多，我也没有轻举妄动。这次姚渐鸿昏迷不醒，她开始变得肆无忌惮。

我只是联系其他高层，稍微提了下账户上的疑问，他们便立马着手调查。

人对利益的向往，永远都是解决事情的最佳动力。

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，我向姐姐的公司投去了一份简历。

它很快有了回应。

11

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无论身心。

更何况，姐姐现在已经单身了。

来公司报到的第一天，我在楼下远远地就看到了她。

因为紧张，我转身进了旁边的菜鸟裹裹。

然而我没想到，没一会儿，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——

「我要寄个快递。」

我循声看去，她逆光站在门前，声音温柔，一如七年前初见那天。

12

她寄的东西，让我扭曲的嫉妒心又开始叫嚣。

但我很快压制了下去，甚至在开会结束后，笑着跟她说：「姐姐，你别害羞，我成年了，能理解你。」

我想我这样表现，一定很像个正常人吧。

可能这些年我长相变化太大了，她没有认出我。

我大概只有一点点伤心。

那天，我买了她爱喝的三分糖奶茶，还夸了她刚买的耳钉。

其实她应该是开心的吧，因为她朝我笑了。

那笑容，让我瞬间沦陷。

可能正因为如此，我忘记了掩饰，她察觉到了我的殷勤，开始同我保持距离。

我很难过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要尊重她的想法。

然后机会来了，她合租的房子需要一个室友。

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她终于同意让我住进去。

想到她之前退货的东西，我鬼使神差地买了许多计生用品带过去。

可能，说不定，哪天，就用上了？

但很尴尬，她发现了，还误会我是纵横情场的渣男。

没办法，我只能好好表现，做饭刷碗，打扫卫生，树立一个作风正经的居家好男人形象。

她也渐渐放下心来。

在公司里，我发现有男同事似乎也对她感兴趣。

有次开会，同事吴姐坐我旁边。

我知道她是个热爱与别人分享八卦的人，于是我把手机壁纸换成姐姐的照片，故意给吴姐看到。

然后在会议结束后随便找了张别的照片替换。

从那以后，公司就有了「蒋枝枝在跟姚远谈恋爱」的传言。

我很满意。

13

做室友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她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。

就比如，她在需要一个假男友时，目光便落在了我身上。

这个时候，之前挥霍买来的五辆豪车，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用处。

是她前男友的生日宴，那个我之前极其讨厌的男人。

但现在他跟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所以整个过程中，我都在完美克制自己的情绪。

直到我从车库回来，看到他扯住姐姐的手。

扭曲疯狂的嫉妒席卷而来，我不顾一切冲上前给他一拳。

他倒地不起，我甚至还想继续，姐姐突然拉住我，小声叫了我的名字。

我猛然回过神。

我慌乱不已，怕她看出我情绪的端倪。

而她却说：「没事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。」

那天我没忍住，我告诉她，我图她，我想要她。

她退缩了。

14

她开始躲我。

我很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于是我想到了辞职，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。

可辞职当天晚上，她很晚都没有回来。

我喝了很多酒，直到有了醉意，她才回家。

其实我只有一些醉意，但我借着这些醉意，说出了很多平时不会说的话。

最后，我吻了她。

她把我拖到床上关门离去后，我睁开了眼睛。

嘴角再也没有下来。

15

第二天，我告诉了陈若淳我的住址。

其实她联系了我很多次，我都没理她。

这次主动告诉她，只是想在姐姐面前展现出我与「家人」的恶劣关系，让她相信我，我跟家里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

我不是出身富贵的公子哥，我只是个普通人。

然而弄巧成拙，她让我冷静两个月，好好考虑我跟父母的关系。

虽然心里一千个不愿，但是她的要求，我不能不听。

正好，该处理陈若淳的事了。

16

两个月结束的前一天，是个雨天。

是让我讨厌且不安的雨天。

可我冒着大雨跑到姐姐家楼下。

因为我想见她，因为那是我的光。

那个晚上，我们确定了关系。

我突然觉得，窗外滴答滴答的雨声，似乎没有那么刺耳了。

17

其实我没想把以前的事告诉她，因为我觉得太苦了，她不该听这样苦涩的故事。

但经历了一些波折后，我还是告诉她了。

我很害怕她会离开我，毕竟我的爱曾经那样扭曲和病态，正常人看到，都只会觉得畏惧。

可她却说，她不会离开，这辈子都不会。

她问我，这些年，疼吗？

我说，遇见姐姐，就不疼了。

18

故事最后，我终于追上了我的光。

对了，我还要给妈妈写一封信，信的末尾，我要说——

「妈妈，你看，小远遇见了那个人。」

（完）

□ 魔王桑桑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